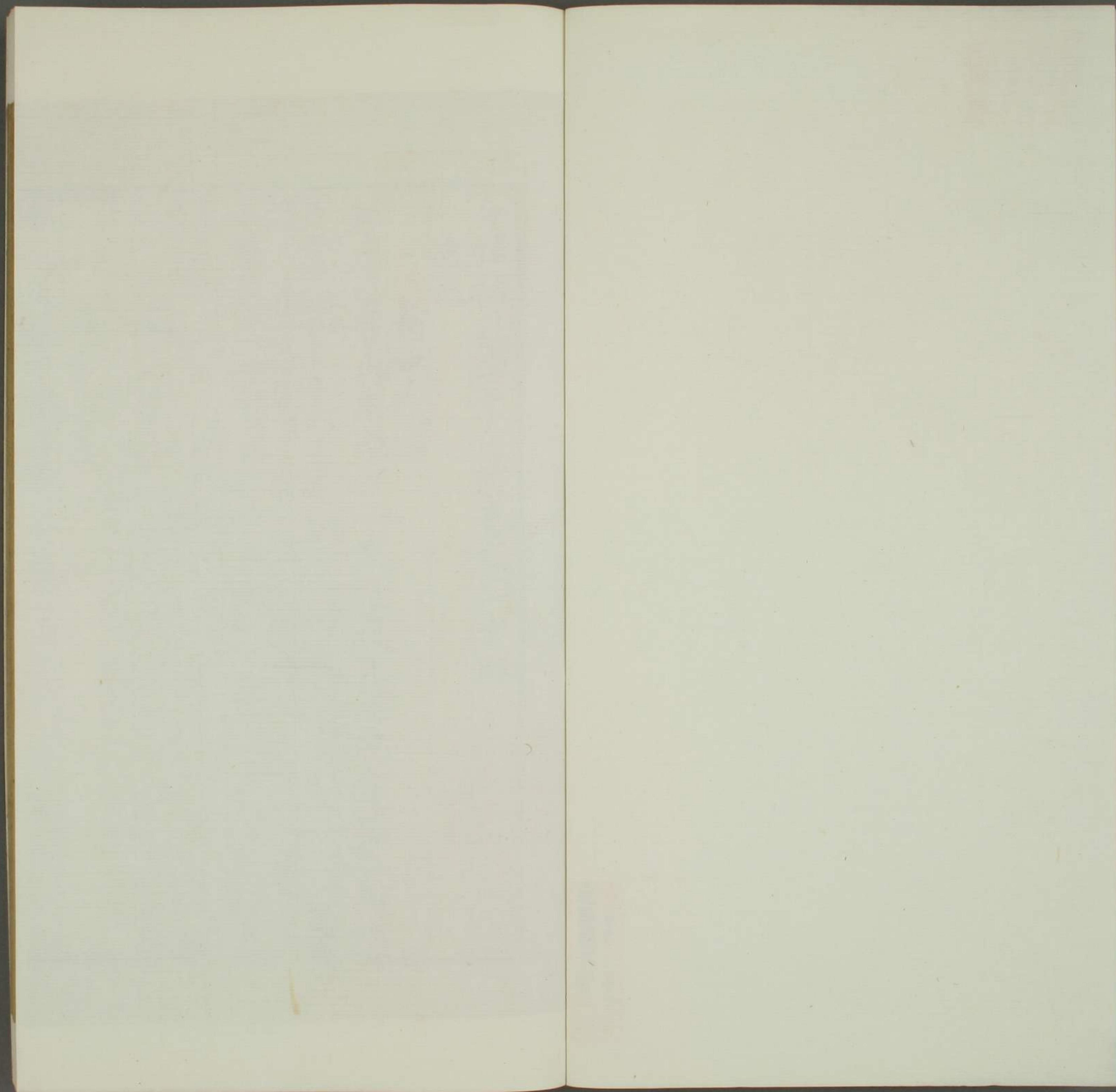


•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昭和五年一月十八日
近藤潤治郎氏
贈
寄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二十四

感遇

越中秋懷

越水遙碧山周廻數千里乃是天鏡中分明盡相似
一本首四句二云踏海思仲連遊山慕康樂攀雲窮千峯弄水涉萬壑下同

愛此從冥搜永懷臨湍游一爲滄波客十見紅蕖秋觀濤壯天險望海令人愁

路遐迫西照歲晚悲東流何必探禹穴逝將歸蓬

丘不然五湖上亦可乘扁舟

齊賢曰王羲之曰每行山陰道搜枝來七發將以八月之望觀濤于廣陵之曲江古樂府有登高丘而望遠海漢書會稽山上有禹穴張晏曰禹巡狩會稽而崩因葬上有孔穴民間云禹入此尤壬賀曰易曰天險不可升尚書大傳大水小水東流歸海毛詩逝將去汝蓬丘及范蠡扁舟五湖事見前

效古二首

朝入天苑中謁帝蓬萊宮青山映暉道碧樹搖煙空

謬題金闈籍得與銀臺通待詔奉明主抽臺頌清風
齊賢曰謝玄渾詩既用金闈籍毛詩古雨作須穆如清風王贊曰顏延年詩謁帝蒼山蹊漢書建章宮其北沼大液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名曰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臺梁像海中仙山上林賦董道歸纏蜀鮑昭詩雲生玉堂裏風靡銀臺蹶漢書東方朔詩詔金馬門歸

時落日晚蹀蹀浮雲駛人馬本無意飛馳自豪雄入門紫鶯鳴金井雙梧桐清歌弦古曲美酒沽新豐快意且爲樂列筵坐羣公光景不可留生世如轉蓬早達勝晚遇羞比垂釣翁

齊賢曰褚白馬賦望朔雲而蹀足漢書馬生渥洼水中歌曰箭浮雲曉上馳蘇林曰言天馬上蹠浮雲也西京雜記曰茂陵富人袁廣漢於此冲山築園激流水注內養紫鸞鳶謝靈運詩清歌拂梁塵新豐事見前秦嘉詩爲樂常苦晚王贊曰晉書劉琨與祖逖俱以雄豪著名曹植詩光景不可攀又轉蓬離本根鮑照安能蹀蹀垂羽翼山詩樂府富貴之體也

其二

自古有秀色西施與東鄰蛾眉不可妬况乃效其贖

所以尹婕妤羞見邢夫人低頭不出氣塞默少精神寄語無鹽子如君何足珍

齊賢曰鮑照詩秀色若可食西施莫姬臣東家之子莊子曰西施病心而曠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曠離騷衆女嫉嫉妒史記武帝夫人尹婕妤邢夫人同時幸詔不得相見尹夫人自請帝許之令他夫人飾徒御者數十人丑見之曰非邢夫人也帝曰何曰視其形貌不足當人上詔邢衣故衣獨來尹望見曰是矣乃低頭俛而泣自痛其不如也劉向新序曰齊有婦人極醜號曰無鹽女白頭深目長壯大節昂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脣皮膚若漆王贊曰此詩刺時以色相尚而不好德者故末句反言之曰寄語無鹽子如君何足珍也

擬古十二首

王贊曰擬古者擬古詩也古人多有此體至於句意亦不大相遠焉

青天何歷歷明星如白石黃姑與織女相去不盈尺銀河無鵲橋非時將安適閨人理紈素遊子悲行役瓶冰知冬寒霜露欺遠客客似秋葉飛飄颻不言歸別後羅帶長愁寬去時衣乘月託宵夢因之寄金徽

齊賢曰古樂府東飛伯勞西飛燕黃姑織女時相見佳期子烏鵲相泣成橋而渡織女又曰見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唐崔夢州有金

徵州隸振武軍王贊曰古詩衆星何歷歷梁宗廟荆楚歲時記黃姑河鼓也蓋語訛所致云爾雅河鼓謂之牽牛班婕妤詩新列齊紈素古詩波服紈與素漢書高帝紀曰游子悲故鄉詩小序曰君子行役無期度楚詞去鄉辭家來遠客南史王儉傳曰秋葉辭條鮑照詩羈客離嬰時飄颻無定所梁鮑泉寒望詩從來腰自小衣帶就中寬度師成遠期篇憶別春花飛已見秋葉稀淚眼羞明鏡愁帶減寬衣得書未言反憂見道應躊躇使紅顏歇獨掩青樓寐王粲詩廻身入空房托夢通精誠此篇傷時窮兵贖武行役無期度男女然曠不得遂其至家之情感時而悲者焉哀而不傷然而不諷真有國風之體此晦庵之所謂聖於詩者歟

其二

高樓入青天下有白玉堂明月看欲墮當憇縣清光遙夜一美人羅衣沾秋霜含情弄柔瑟彈作陌上桑絃聲何激烈風卷遶飛梁行人皆躡躅棲鳥去迴翔但寫妾意苦莫辭此曲傷願逢同心者飛作紫鴛鴦

齊賢曰古詩西北有高樓王常陌上桑及韓娥歌響繞梁鴛鴦事並見前陸士衡詩振衣聊躡躅十贊曰長門賦懸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於湖旁沈約詩清光信終哉楚詞有美人兮心不繹古詩波服羅衣裳王粲詩含情欲待誰蘇武詩長歌正激烈禮記今是大鳥獸則

失喪其羣必迴翔焉躡躅焉然後乃能去之鮑照詩吞聲躡躅不敢言楚詞孔雀兮迴翔梁鄧鑑閨怨詩君言妾貌開妾意君心移劉琨詩我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長棄置勿重陳重陳令心傷易曰二人同其利斷金此詩喻賢者懷才抱藝有以聳動人之耳目而不肯以身輕許於人思得同心同德者而依附之也

其三

長繩難繫日自古共悲辛黃金高北斗不惜買陽春石火無留光還如世中人即事已如夢後來我誰身提壺莫辭貧取酒會四鄰仙人殊悅惚未若醉中真

齊賢曰謝靈運詩求夜繫白日秦王謂尉遲敬德曰公之心如山嶽雖積金至十萬不能移之古樂府鑿石見火能幾時潘岳詩頌如敲石火提壺云提壺沽美酒王贊曰潘岳詩人生天地間百年孰能要飲如敲石火譬若截道鵞謝靈運詩崖傾光難留鮑照詩悠悠世中人維摩經曰諸法皆妄見如夢如燄陶潛詩得歡當作樂斗酒聚比都計翟弓曰以晦四鄰交老子曰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悅惚記祭法以其恍惚與神明交揚子神心惚悅此篇達生者之詩也古詩中有此體

其四

清都綠玉樹灼爍瑤臺春攀花弄秀色遠贈天仙人

香風送紫藥直到扶桑津取掇世上豔所貴心之珍

相思傳一笑聊欲示情親

齊賢曰列子云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淮南子曰崑崙墟增城九重上有木木珠樹玉樹璇樹離騷望瑤壇之偃蹇兮見有娀之佚女士贊曰李陵詩名言長相思漢書薛宣傳一笑相樂鮑照詩調

游仙詩體

其五

今日風日好明日恐不如春風笑於人何乃愁自居
吹簫舞彩鳳酌醴鱠神魚千金買一醉取樂不求餘
達士遺天地東門有二疏愚夫同瓦石有才知卷舒
無事坐悲苦塊然涸轍鮒齊賢曰蕭史吹簫感鳳凰來事見公書曰酌麥醴燔乾魚漢書疏廣疏受稱病乞骸骨上許之公卿故人呂子祖道供張東都門外左思詩可爲達士模又塊若枯池魚莊子曰月中道顧視車轍中有鮒魚曰我東海之波臣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汎我士贊曰陶潛詩達士似不爾莊子曰極物之眞能守其本

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淮南子曰盈縮卷舒與時變化按鮒字本作魚若作魚是重押一韻今校定當作鮒莊子守鮒注曰鮒音附又音蒲李云鮒鮒皆小魚也當作鮒音蒲無疑此篇亦達生而能與時卷舒者其太白之素志歟

其六

運速天地閉胡風結飛霜百草死冬月六龍顚西荒
太白出東方彗星揚精光鴦鴐非越鳥何爲眷南翔
惟昔鴦將犬今爲侯與王得水成蛟龍爭池奪鳳凰
北斗不酌酒南箕空簸揚齊賢曰易云天地閉賢人還蔡琰序曰皇伯登扶桑日之陽鴦六龍以上下爾雅鯢竹戶西王母下謂之四流注西王母在西晉志太白西方秋金義也進退以候兵其出東方失行中國敗妖星一曰彗星所謂掃星本類星末類彗小者數寸長或竟天見則兵起大水主除舊布新彗體無光傳日爲光故夕見則東指辰見則西指在日南北皆隨日光而指古今注曰鴦鴐水鳥類雌雄未嘗相離人得其一一思而死故謂之匹鳥古詩越鳥巢南枝鴦將大言肯讌鴦牽大猶於田野今皆爲侯矣首勗爲中書令罷曰牽我鳳凰也大東詩曰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王贊曰後漢陳龜表曰臣累世展鴦大之用北史齊神武曰生平天柱時奴輩伏處分如膺大漢書韓彭等叔

傳曰雲起龍驤化爲侯王後魏木傳楊大眼顧謂同僚曰吾之今日所謂蛟龍得水之秋也自此一舉不復與諸君齊列矣此言兵興之後昔日起於行伍及鷹犬之用者今皆爲侯王矣○按此篇當是太白從永王璘時嘗作詩調王勤王而王不從知王不足與有爲故是詩也運速天地開喻明皇晚年賢人隱而羣小用事也胡風結飛霜喻禄山兵叛也百草死冬月喻人民遭殺戮也六龍頽西荒喻明皇西幸也太白出東方彗星揚清光喻兵興除舊布新也鴛鴦非越鳥何爲眷南翔喻王元非南人何爲眷眷於南方也惟昔鷹將今爲侯與王得水成蛟龍爭地奪鳳凰喻起於行伍而能立功者已致高位也今卒伍之徒能立功者尚致高位王何爲眷眷然擁兵南方翶翔江上而不爲勤王之舉以立功名取爵位也哉北斗不酌酒南箕空鑑揚喻王終不足與有爲如北斗之空有斗名而不可以挹盡而意無窮出後人作詩明譏顯刺者所可同日語哉

其七

世路今太行廻車竟何託萬族皆凋枯遂無少可樂曠野多白骨幽冤共銷鑠榮貴當及時春華宜照灼人非崑山玉安得長璀錯身沒期不朽榮名在麟閣

此之謂不朽靈芝詩當今麟閣上古詩榮名以爲寶士贊曰陸機賦賦總美惡而兼融播萬族乎一區左思詩咄嗟復形枯魏詩昌黎表曰白骨旣交輝於曠野楚詞質銷鑠以汋約兮神要妙以淫放江淹詩人事亦銷鑠古詩爲樂當及時蘇武詩努力愛春華李善曰春華喻少時也謝靈運詩昭灼闌霄漢鮑昭詩尊賢永照灼此篇乃熟識世諦同歸於盡惟當及時立功名以傳不朽耳

其八

月色不可掃客愁不可道玉露生秋衣流螢飛百草日月終銷毀天地同枯槁蟪蛄啼青松安見此樹老金丹寧誤俗昧者難精討爾非千歲翁多恨去世早飲酒入玉壺藏身以爲寶

此之謂不朽靈芝詩當今麟閣上古詩榮名以爲寶士贊曰陸機賦賦總美惡而兼融播萬族乎一區左思詩咄嗟復形枯魏詩昌黎表曰白骨旣交輝於曠野楚詞質銷鑠以汋約兮神要妙以淫放江淹詩人事亦銷鑠古詩爲樂當及時蘇武詩努力愛春華李善曰春華喻少時也謝靈運詩昭灼闌霄漢鮑昭詩尊賢永照灼此篇乃熟識世諦同歸於盡惟當及時立功名以傳不朽耳

其九

生者爲過客死者爲歸人天地一逆旅同悲萬古塵
月兔空擣藥扶桑已成薪白骨寂無言青松豈知春
前後更嘆息浮榮何足珍齊賢曰扶桑生碧海中見上古詩
善哉古之有死也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死也者德之微也古者謂
死人爲歸人莊子曰悲夫世人直爲物逆旅耳傳玄天問曰月中何
有白兔擣藥劉孝標論歷萬古而

一遇陳延年詩萬古陳往還

其十

倦人騎綵鳳昨下閬風岑海水三清淺桃源一見尋
遺我綠玉杯兼之紫瓊琴杯以傾美酒琴以閑素心
一物非世有何論珠與金琴彈松裏風杯勸天上月
風月長相知世人何倏忽齊賢曰東方朔十洲記崑崙有三
閣風嶺神仙傳麻姑云接待以來見東海三爲桑田向到蓬萊水又
淺於往日陶潛桃花源記見前王贊曰顏延年撰陶徵士集曰弱不
角一角正北上千比辰星之耀名

其十一

涉江弄秋水愛此荷花鮮攀荷弄其珠蕩漾不成圓
佳期綵雲重欲贈隔遠天相思無由見悵望涼風前

齊賢曰陸士衡有擬涉江採芙蓉一本有折荷有贈詩與此全同上
第二句改二字云愛此紅蕖鮮阮籍詩蕩漾焉可能月令孟秋之月
涼風至王贊曰陸士衡詩秋水落芙蓉古詩攀條折其榮謝眺詩佳
期帳向許江淹詩相思巫山渚帳望雲陽臺又竊愁涼風至此比興
之詩也首兩句喻賢者慕君之爵位而欲仕也三句四句喻賢者纏
得位而害之者已至也佳期是與佳人相期也釋義詞者曰不敢指
言君尊故托辭曰佳人也綵雲重者喻女謁讒夫之昌盛也欲贈隔
遠天者喻賢者欲有所屬言於君去天遠而爲女謁讒夫之所間隔
也相思無由見帳望涼風前者喻雖思君而無從見君惟有板望涼
風之前以寄君眷戀之意云耳涼風亦薄德之形容也辭微意顯可
謂然而不諱者矣

其十二

去去復去去辭君還憶君漢水既殊流楚山亦此分

人生難稱意。豈得長爲羣。
越燕喜海日，燕鴻思朔雲。

別夕容華晚，琅玕不能飯。
日落知天昏，夢長覺道遠。

望夫登高山，化石竟不返。

齊賢曰蘇子御許去去從此辭漢水見前謝玄暉詩雲端楚山見陶隱居本草云紫眉輕小者是越燕曾斑黑聲大是胡璇曹氏感舊賦曰胡馬仰朔雲淮南子曰西方之美者有崑崙之琳瑯琅玕注琳琅玕皆美玉宣城志昔有人往楚累歲不還其妻督此山望夫乃化爲石其山臨江周回五十餘里王贊曰孔叢子曰子高云人有四方之志豈鹿豕也哉而常羣聚乎陸機詩去去遺情素此篇其太白去國之時所作乎身在江海心居魏闕懷君憂國之意藹然見於信辭之表末四句意是嗟嘆之曰雖曹時昏亂隔絕遠方然愛君之心猶石之堅也辭嚴意婉悲夫

感興八首

瑤姬天帝女，精彩化朝雲。
宛轉入夢宵，無心向楚君。

錦衾抱秋月，綺席空蘭芬。
芳昧竟誰測，虛傳宋玉文。

齊賢曰襄陽耆舊傳云亦帝女瑤姬未行而卒葬于巫山之陽故曰巫山之女楚王令宋玉賦神女事見前毛詩錦衾爛兮江淹詩綺席生淳埃王贊曰莊子云茫乎昧乎未之盡者江淹詩誰能測幽微

其二

洛浦有宓妃，飄颻雪爭飛。
輕雲拂素月，了可見清輝。
解珮欲西去，含情詎相違。
香塵動羅襪，綠水不沾衣。
陳王徒作賦，神女豈同歸。
好色傷大雅，多爲世所譏。

齊賢曰漢書音義云宓妃宓羲氏之女溺洛水爲神陳思王曹植作洛神賦訣之曰琴瑟兮若輕雲之蔽月飄颻兮若流風之迴雪又曰頤誠素之先達兮解玉珮以要之又曰陵波微步羅襪生塵毛詩携手同歸王贊曰陶潛詩素月出東嶺阮籍詩明月耀清輝王粲詩含情欲駐待說死曰孺子不覺露之沾衣高唐神女二賦乃宋玉寓言以成其文章洛神賦則子建擬之而作後世之人如歐子瞻人說夢其朴辭而謠其不雅可謂識見高遠者矣

其三

裂素持你書，將寄萬里懷。
眷眷待遠信，竟歲無人來。
征鴻務隨陽，又不爲我棲。
委之在深篋，蠹魚壞其題。
何如投水中，流落他人開。
不惜他人開，但恐生是非。

齊賢曰鄭玄注禮記曰素生帛也禹貢陽鳥波居孔安國曰隋陽之鳴鴈之屬古猛虎行飢不從猛虎食暮不從野雀栖班婕妤詩棄捐篋笥中書中蠹魚一名蟬王漸曰晉書殷羨字洪喬爲豫章太守都下人士因其致書者百餘函行次石頭皆投之水中曰沉者自沈浮者自浮殷洪喬不爲致書郎莊子曰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升

其四

芙蓉嬌綠波桃李誇。白日偶蒙春風榮。生此艷陽質。
豈無佳人色。但恐花不實。死轉龍火飛。零落互相失。

詎知凌寒松千載長守一

十一贊曰按此篇已見二卷古詩四十七首必是當時傳寫之殊編詩句比並而論美惡顯然識者自見之矣

其五

十五遊神仙。仙遊未曾歇。吹笙吟松風。汎瑟窺海月。
西山玉童子。使我煉金骨。欲逐黃鶴飛。相呼向蓬闕。

其六

西國有美女。結樓青雲端。蛾眉艷晚月。一笑傾城歡。
高節不可奪。烟心如凝丹。常恐彩色晚。不爲人所觀。
安得配君子。共乘雙飛鸞。

齊賢曰陸機詩高樓一何峻飛陛入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班婕妤詩常恐秋節至丁寶曰史記魯仲連好持高節左思詩高節卓不羣古詩君亮執高節謝朓詩既秉丹石八江淹詩綠色出所重詩東門之池刺史也疾其君之淫奢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此篇喻賢者有所抱負審所去就不肯輕以身許人復恐老之將至功業未建於時無聞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與其祿位也

其七

竭來荆山客。誰爲珉玉分良寶。絕見棄虛持三獻。君直木忌先伐芬蘭哀自焚盈滿天。所損沉溟道所群。
東海有碧水。西山多白雲。魯連及夷齊。可以躡青芬。

相招以求
祿仕者

士贊曰按此篇已見二卷古風三十六首但有數語之異是亦當時初本傳本之殊編詩者不忍棄而存之耳

其八

嘉穀隱豐草草深苗且稀農夫既不異孤穗將安歸
齊賢曰毛詩弟畧豐草種之黃茂又誕降嘉種陶潛詩種曰南山下草盛豆苗稀大田詩比有帶穗劉楨詩采之薦宗廟古樂府萬物生光輝王贊曰此篇比興之詩刺時賢之不能引類拔萃以爲國用者歟嘉穀隱豐草草深苗且稀喻賢人在野混於常人之中常人類多而賢人類少農夫既不異孤穗將安歸蓋謂農夫知稼穡者以喻性賢則知賢也農夫見穀之在草而不別異之猶賢者見賢之在野而不能薦進之也如此則將安適歸乎常恐委疇隴忽晦秋蓬飛者喻在野之賢推恐老之將至埋光輝彩晦草木俱倒也烏得薦宗廟爲君生光輝者以喻在野之賢冀望在位之賢引而進之以烈儀朝廷也嗟夫士懷才而不遇千載讀之猶有感激

寓言二首

周公負斧扆成王何夔夔武王昔不豫剪爪投河渭
賢聖遇讒慝不免人君疑天風拔大木禾黍咸傷萎

管蔡扇蒼蠅公賦鵲鵙詩金縢若不啓忠信誰明之

齊賢曰明堂位曰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扆南鄉而立注天子周公也負之言背也斧依爲斧文屏風於戶牖之間周公於前立焉尚書夔夔齊栗金縢曰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注不悅豫史記與書皆言爲三墮周公北面植璧秉珪告于太王王季文王不言剪爪事又曰武王旣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胎王名之曰鵲鵙王未敢誚公秋大熟未獲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王啓金縢之書得周公代武王之說曰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王贊曰然詩曰爲君旣不易爲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旦佐文武金縢功不刊推心輔王政二叛反流言京此詩懼讒也隱括金縢之事以申其意耳

其二

搖裔雙綵鳳婉孌三青禽往還瑤臺裏鳴舞玉山岑
齊賢曰謝靈運詩搖曳起長津秦娥弄玉也穆公主弄玉嫁蕭何次第似同韓鳳凰來止事見前大人賦曰西王母高然白首戴勝而尤美亦幸有三足鳥爲之使張指曰三足鳥三足青鳥也主爲王母百食離騷曰皇瑤臺之溫賽兮見有娀之佚女謝眺詩見就玉山岑

王贊曰詩云媯兮嫋兮阮籍詩媯嫋有芬芳清幽銜木石墳海事則前此篇比與之詩於時蓋有所諷刺焉綠鳳青禽以比安幸之人臺灣玉山以比宮掖秦娥以比公主王王母以比后妃蓋以諷刺當時出入宮掖取媚后妃公主以求爵位者精衛銜木石以比小臣懷區區報國之心盡忠竭力而不見知者其意微而顯矣

其三

長安春色歸先入青門道綠楊不自持從風欲傾倒
海燕還秦宮雙飛入簾櫳相思不相見托夢遼城東

齊賢曰唐京兆府長安縣即長安也霸城民閒謂之青門江淹詩秋月照簾櫳王贊曰何晏景福殿賦從風飄揚曹植詩相思無終極江淹詩結髮不相見王粲詩託夢通精誠此篇閨思詩也良人從軍滔滔不歸感時觸物而動懷春之思者瞰綠揚海燕以起興也雖然國風之體所謂聖於詩者此哉

秋夕旅懷

涼風度秋海吹我鄉思飛連山去無際流水何時歸
目極浮雲色心斷明月暉芳草歇柔艷白露催寒衣

感遇四首

吾愛王子晉得道伊洛濱金骨既不毀玉顏長自春
可憐浮丘公猗靡與情親舉手白日間分明謝時人
二仙去已遠夢想空殷勤

齊賢曰全篇隱括王子晉事見前抱朴子曰金液入口則其身皆金色神女膚苞溫潤之玉顏王贊曰鮑照詩絲淚毀金骨又惆悵憶清親葛麗與梁相張府君錢曰悠悠夢想願飛無翼此詩蓋有所懷托二仙而言也

其二

可歎東籬菊莖踈葉且微雖言異蘭蕙亦自有芳菲
未泛盈樽酒徒沾清露輝當榮君不採飄落欲何依

蘇賢曰淵明詩採菊東籬下楚詞光風轉蕙汎崇蘭又方蕤並而難
飈陸機詩清露降素暉王贊曰古詩傷彼蕙蘭花含英揚光輝過時
而不採將墮秋草萎曹植詩君懷良不開賤妾當何依此篇喻賢者
蒙朝廷養育之恩有才而不見用空受此恩也當可用之時而君不
採之惟有飄零老死而已

將安所依乎是可嘆也

其三

昔余聞姮娥竊藥駐雲鬟不自嬌玉顏方希鍊金骨
飛去身莫返含笑坐明月紫宮誇蛾眉隨手會凋歇
食之得仙奔于月玉顏金骨見前春秋元命苞曰紫之言此也宮之言中也言天神圖法陰陽開閉皆在月中故曰紫宮太帝室也西京賦正紫宮於未央離騷衆女嫉余之蛾眉王贊曰宋玉好色賦曰含喜微笑陶潛賦贊美日而流盼含言笑而不分陸機長歌行曰容革宿夜零無故自消歇此篇遊仙體也末句諷以色事人色衰愛弛者

其四

宋玉事楚王立身本高潔巫山賦綵雲郢路歌白雪
舉國莫能和巴人皆卷舌一感登徒言恩情遂中絕

齊賢曰此篇襲枯宋玉答楚王問及高唐夢徒子好色賦事見前
婕妤詩曰恩情中道絕王贊曰此篇太白特借宋玉事以申己之意
耳如後篇詠壁上鸚鵡亦此意也

寫懷

一十二首

翰林讀書言懷呈集賢諸學士

晨趨紫禁中夕待金門詔觀書散遺帙採古窮至妙
片言苟會心掩卷忽而笑青蠅易相點白雲難同調
本是疎散人屢貽褊促誚雲天屬清朗林壑憶遊眺
或時清風來閑倚欄一作簷下嘯嚴光桐廬溪謝客臨

海嶠功成謝人間

君一作

從此一投釣

詔金馬門帙說文曰

書衣也謝靈運詩異世可同調桐廬縣新安東陽二水合於山家東流爲浙江其上即嚴光瀨又靈運登臨海嶠初發彊中作與從弟惠連見羊何其和之詩曰倘遇浮丘翁長絕子微音王贊曰謝希逸集曰收華紫禁滿岳撲楊武仲誅曰披帙散書屢覩遺文嗟機謝表曰片言隻字不關其間毛詩菉葹蠅能汙白使黑莊子湯在白雪其調高其和寡曾植七啓曰獨馳思乎天雲之際謝靈運詩高清萬天雲

謝眺詩林壑變暝色此太白寫心之
次觀此則前效古一首槩可見矣

尋陽紫極宮感秋作

何處聞秋聲。翛翛北窓竹。廻薄萬古心。攬之不盈掬。
靜坐觀衆妙。浩然媚幽獨。白雲南山來。就我簷下宿。
嬾從唐生決。羞訪季主卜。四十九年非一往。不可復。
野情轉蕭散。世道有翻覆。陶令歸去來。田家酒應熟。

齊賢曰陶潛云高朋七賢之下陸機詩照之有餘輝攬之不盈手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陶潛詩白雲宿簷端張衡賦感蔡子之懷懷從唐生以決疑史記司馬季主楚人卜於長安東市宋忠賈誼徂出洗沐游於小肆謁司馬季主張景陽詩將從季主卜淮南子濂伯五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衛大夫蘧瑗陶潛爲彭澤令棄官賦歸云來詞王贊曰淮南子甯戚商歌許慎曰商秋聲也賈誼鵩賦萬物迴薄零落相轉聽冠子精神回薄振蕩相轉詩云終朝採綠不盈一廟謝靈運詩幽獨賴鳴琴史記蔡澤者燕人也游學于諸侯小大甚眾不遇而從唐舉相唐舉熟視而笑曰先生昂鼻巨有膽顏頗蹙觸膝攀吾間聖人不相忘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戇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賴聞之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已往者四十三歲蔡澤笑謝而去曹植詩一往不復還謝靈運詩因此得蕭散江淹詩

蕭散得遺慮陸機詩天道夷且簡人道險而難休必相棄蹠翻覆若波瀾楊惲書曰田家作苦斗酒自勞陶潛問來使詩歸去來山中山中酒應熟太白雅尚沖澹是亦書懷之作也

江上秋懷

餐霞卧舊壑。散髮謝遠遊。山蟬號枯桑。始復知天秋。
朔鴈別海裔。越燕辭江樓。颯颯風卷沙。茫茫霧縈洲。
黃雲結暮色。白水揚寒流。惻愴心自悲。潺湲淚難收。
蘅蘭方蕭瑟。長歎令人愁。

齊賢曰顏延年詩中散不偶出本自餐霞人九華真妃曰日者霞之實霞者日之精食霞之道甚秘致霞之道甚易琴操許由曰散髮優游屈原有遠遊篇古樂府枯桑知天風淮南子曰游於江汎海裔注漏庭也奇邊也爾雅注杜蘅以葵而香王逸注騷曰杜蘅并杜若也王贊曰范曄後漢書袁闇散髮絕世趙景真與嵇茂齊書曰飄颻遠游之士託身無人之鄉淮南子曰一葉落而天下知秋楚詞風颯颯兮木蕭蕭鮑照詩沙風暗空起繁敘行賦曰茫茫河濱實多沙灘江淹詩黃雲蔽千里潘岳詩白水過庭激謝眺詩寒流自清此陶潛詩側愴多於愁聚據詩惻愴心哀傷曹植詩咄咄令心悲楚詞橫流瀨兮滌漫隱思君兮併側此太白傷已之作也不惟傷已而復爲同類者傷之悲夫

秋夕書懷 一作秋日南遊書懷

北風吹海鴈，南渡落寒聲。
感此瀟湘客，淒其流浪情。
事術一作海懷結滄洲
飛蒼梧一作遠心
霞遐一作
想遊赤城始探蓬壺。
蘿月掩一作隱
空幕松霜結一作雲巖
前楹滅見息，群動猶微窮。
至精桃花有源水，可以保吾生。

齊賢曰詩云：凄其以
山天台之南門，蓬萊方壺也。淮南子曰：太清之治也，和順以板
晉比山移文春羅罿月陶潛詩曰：入羣動息。莊子至道之精，窈冥冥
冥王贊曰：陶潛賦出流浪而遂徂鮑照詩：流浪漸染經三處。淮南子
曰：澹然無欲而民自樸。又曰：其所居神者，臺簡以游太清，旗延年詩
懷情滅聞見莊子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闇。是
信情乎陶潛桃花源記事見前莊子吾生也有涯太白當禱逐之時
乃能以仙遊自解可謂苦願患難者矣。

避地司空原言懷

南風昔不競，豪聖思經綸。
劉琨與祖逖，起舞雞鳴晨。

雖有丘濟心，終爲樂禍人。
我則異於是，潛光皖水濱。
宋賢曰：左傳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驥歌。比風又歌南風。南
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易雲雷也。君子以經綸。晉祖逖傳：逖與劉
琨俱爲司州主簿。共被同寢。中夜聞荒雞鳴。逖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逖琨並有英氣。每語出事或中宵起坐相謂曰：若四海鼎沸
豪傑並起，吾與足下當相避於中原耳。論語：我則異於是。唐荅州同
安郡懷寧縣武德元年析置皖城。皖陽安樂梅城。梅城有皖山寰宇。
訖皖水在懷寧縣之西北。晉廬江郡治陽泉有舒縣。瀘縣。瀘有天柱
山。尋陽縣。唐江州。潯陽郡。不九江郡。禹貢九江孔殷在潯陽界。王贊
曰：晉書劉琨祖逖傳：史臣曰：劉琨弱齡本無異操。飛縷賈溢之館。借
箸馬倫之幕。當于是曰：實佻巧之徒。與祖逖散穀周貧。聞雞暗舞。思
中原之燎火。幸天步之多艱。原其素懷。抑爲貧亂者矣。謝尚等傳史
臣曰：康樂資兼文武。志存丘壑。後漢鄭元傳曰：東園公夏黃公潛光
隱擢止嘉其高。陶潛詩曰：日入淪西河。素月出東嶺。遙遙萬里輝。湯蕩空
天賓。齊賢曰：太傅事見前漢書。陳萬年遷太僕。萬年篤厚，內行脩
然，善事人，賂遺外戚，許史傾家自盡。王贊曰：江淹詩因紀被

微身又別賦倘有華陰上士服食還仙術既妙而猶學道已寂而未傳守丹竈而不顧鍊金鼎而方堅列子西門子謂東郭先生曰北宮子年貌言行與子並鮑昭詩年貌不可還漢書酈食其傳曰吾所願從游莫爲我先沈約詩以願從之遊謝靈運詩終然謝天伐晉書庾亮臨薨上疏稱王羲之清真有鑒裁廣雅曰馭日羲和

上崔相百憂章

時在潯陽獄

共公赫怒天維中，摧鯢鯨噴蕩揚濤起雷魚龍陷人。
成此禍胎火焚崑山玉石相碰仰希霖雨灑寔炎煙。
箭發石開戈揮日廻鄒衍慟哭燕霜颯來。
齊賢曰列子曰共工氏與生有胎書序曰少炎崑崙玉石俱焚說命曰用汝作霖雨漢李廣爲古比平太守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矢視之石也幽通賦曰李矢發而石開淮南子魯陽公海韓構難戰酣日暮援戈而揮之日爲之反三舍注魯陽楚之縣公楚平王之孫司馬子其之子又淮南子曰鄒衍盡忠於燕惠王王信諧而繫之鄒衍仰天而哭正夏天爲之降霜士贊曰木華海賦岑嶺飛騰而反覆五嶽鼓舞而相確微誠不感猶繫夏臺蒼鷹搏攫丹棘崔嵬豪聖凋。

枯王風傷哀斯文未喪東岳豈頽穆逃楚難鄒脫吳
災見機苦遲二公所咍驥不驟進麟何來哉。
詁集召湯水賢曰史記秦始皇使方士求神仙方藥方士皆曰臣等愚陋不知其事皆曰臣等恐惶伏誅願自首告之始皇大怒乃使御史將軍張良等案問得皆非實乃殺之。後人嘆曰：「方士皆言始皇好道，方士皆言始皇好道，方士皆言始皇好道，方士皆言始皇好道。」

枯王風傷哀斯文未喪東岳豈頽穆逃楚難鄒脫吳
災見機苦遲二公所咍驥不驟進麟何來哉。
詁集召湯水賢曰史記秦始皇使方士求神仙方藥方士皆曰臣等愚陋不知其事皆曰臣等恐惶伏誅願自首告之始皇大怒乃使御史將軍張良等案問得皆非實乃殺之。後人嘆曰：「方士皆言始皇好道，方士皆言始皇好道，方士皆言始皇好道，方士皆言始皇好道。」

結習憂從中摧金瑟玉壺盡爲愁媒舉酒太息泣血盈杯台星再朗天網重恢石法申恩棄瑕取材冶長
澑枯說文曰楚人謂相喝曰咍

星離一門草擲二孩萬憤

盈杯台星再朗天網重恢石法申恩棄瑕取材冶長

非罪尼父無猜覆盆儻舉應照塞灰

齊賢曰鮑昭詩清如玉壺冰賈誼傳可爲

長太息檀弓曰高子皇泣血二年未嘗見齒天官書曰刑下六星兩相比者名曰三能蘇林曰昔三台老子天網恢恢陳而不失孔子曰公冶長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王贊曰傳玄擬楚詞曰光歲星離仲長統昌言曰月胄星離魏武短歌行曰憂從中來不可斷絕古詩歌竟長太息李陵與蘇武書曰此陵所以仰天搥心而泣血也丘遲與陳伯之書曰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陶潛感士不遇賦坦至公而無猜卒蒙辟而受謗抱朴子曰是責三光不照於覆盆之內也魏志劉廙傳魏諭反廙弟偉為諭所引當相坐誅太祖令曰反向不坐弟虎古之制也特原不問廙上疏諭曰臣罪應傾宗禍應覆族遭乾坤之靈起煙於冥灰之上生華於已枯之木物不答施於天地子不謝生於父母可以死效難用筆陳

萬憤詞投魏郎中

海水湧涌人罹鯨鯢翁胡沙而四塞始滔天於燕齊
何六龍之浩蕩遷白日於秦西九土星分替替栖栖
南冠君子呼天而啼戀高堂而掩泣淚血地而成泥
獄戶春而不草獨幽怨而沉迷

齊賢曰海賦天網渤海桓子新論曰夏禹之時洪水

潮涌左傳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敢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注鯨鯢大魚名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齊之北曰渤海燕之東曰遼海尚書洪水滔天春秋命脣序皇伯答出扶桑日之陽駕六龍以上下元宗幸蜀故云遷白日於秦丙左傳晉侯曰南冠而熟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屬楚囚也使稅之間其族曰伶人也與之琴操南音公語范文子曰楚囚君子也屈原傳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王贊曰漢匈奴傳嚴充曰胡地沙鹵多少水草鮑照游思賦胡沙起兮鴈飛翩羣武紀曰建始元年四月黃霧四塞時安祿山反范陽燕地故云楚詞怨靈脩之浩蕩日君象時明皇西幸蜀都故曰遷也左傳曰芒芒九土頽延年詩臨堂對星分詩云鴻鴈于飛哀鳴昔荅論語丘何爲是柄柄者與高堂喻朝廷也鮑照詩掩泣望荆流劉楨詩沉迷薄領書

三峽悲羽化之難齊穆陵關北愁愛子豫章天南隔
老妻一門骨肉散百草遇難不復相提携樹榛拔桂
囚鸞寵雞舜昔授禹伯成耕犁德自此衰吾將安棲
好我者恤我不好我者何忍臨危而相擠子胥鷁夷
彭越醢醢自古豪烈胡爲此緊蓑箬之天高乎視低
如其聽卑脫我牢狴儻辨美玉君收白珪

齊賢曰九江三峽見前左

傳南至于穆陵唐志沂州沂水縣有穆陵關洪州豫章郡南昌縣本豫章縣莊子曰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勤不罰而民畏今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曰堯治天下吾子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予而吾子辭爲諸侯而耕何也子高曰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勤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行邪無落吾事愧劍平耕而不顧吳太宰嚭與子胥有隙因讒之王使賜子胥屬鏞之立劍子胥乃自頸死王取子胥屍盛之以鴟夷革浮之江吳人憐之立祠江上曰胥山史漢誅梁王彭越盛其醢以偏賜諸侯莊子曰天之蒼蒼其正色耶王贊曰晉許邁遊山採藥後好道者皆謂之羽化矣南史王僧虔傳曰若同歸九泉猶羽化也左傳趙盾曰括君姬之愛子江淹別賦送愛子兮沾羅裙漢書帝謂燕王旦曰今王骨肉至親曹植詩禽卒骨肉情禮記長者與之提携詩云惠而好我携手同歸蔡琰胡笳曰天蒼蒼兮上無緣史記子韋謂宋景公曰天高聽卑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蜀秦宓傳張溫問宓曰天有耳乎曰天處高而聽卑論語有美玉於斯毛詩白珪之玷尚可簪也

荊州賦平臨洞庭言懷作

脩蛇橫洞庭吞象臨江島積骨成巴陵遺言聞楚老
水窮三苗國地窄三湘道歲晏天峥嶸時危人枯槁
思歸阻喪亂去國傷懷抱

齊賢曰唐岳州巴陵郡有象湖巴蛇吞象曝骨於此因以名湖寰宇

記羿屠巴蛇於洞庭其骨若陵故曰巴陵淮南子曰斬脩蛇於洞庭禹謨曰七旬有苗格孔安國傳曰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西都賦金石峥嶸王贊曰楚詞歲既晏兮孰華予又曰下峥嶸而無地上寥廓而無天莊子曰枯槁之士宿名陶潛詩一生亦枯槁漢書從思歸之士張載詩季世喪亂起禮記顏淵曰去國則哭于墓而後行謝靈運詩懷抱觀古今郢路方丘墟章華亦傾倒風悲猿嘯苦木落鴻飛早日隱西赤沙月明東城草闢河望已絕氛霧行當掃長叫天可聞吾將

問蒼吳

齊賢曰屈原哀郢曰發郢都而去國兮荒忽其焉極左傳楚子成章華之臺赤沙湖在洞庭西通爲一湖王贊曰晉書紀史臣曰生靈版蕩社稷江墟漢書董卓傳論曰殘冠乘之倒山傾海謝靈運詩風悲黃雲起漢武帝詞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鴈南歸漢光武紀贊曰九縣駛迫三精霧塞三河未澄四關重擾班固答賓戲超荒忽兮蹠顥蒼蒼注顥蒼天也

覽鏡書懷

得道無古今失道還衰老自笑鏡中人白髮如霜草
捫心空嘆息問影何枯槁桃李竟何言終成南山皓

齊賢曰捫摸也莊子因兩用影裏子行今子止裏子坐今子起何其無持操海漢書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南山皓即商山四皓王贊曰莊

子無從無遠也始得道見獨而後能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老子曰失道而後德陶潛詩一生亦枯槁

田園言懷

賈誼三年謫班超萬里侯何如牽白犢飲水對清流

齊賢曰賈誼爲長沙王太傅事見前班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行請相者相者指曰生燕領虎頸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後將本所從三千餘人平定西域五十餘國皆納質內屬明年下詔封超爲定遠侯邑千戶士贊曰列子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出不懈家無故里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其父無故而育其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令其子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丁壯者皆乘城而戰死者太半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圍解而疾俱復

江南春懷

青春幾何時黃鳥鳴不歇天涯失鄉一作路江外老

華髮心飛秦塞雲影滯楚關月身世殊爛漫田園久

蕪沒歲晏何所從長歌謝金闕

齊賢曰黃鳥黃鸝也鮑照詩身世兩相棄陶潛詩田園將蕪胡不歸楚詞歲既晏兮勃華予江淹詩歲晏君如何士贊曰

江淹詩青春滿江皋東漢書邊讓薦蔡邕於何進曰幕府初開博選

齊賢曰樂書相如賦之綠綺峨眉山在嘉州峨眉縣與青城相連陸機詩揮手如振素列子伯牙鼓琴志在流水後漢志南陽郡西鄧縣注山海經曰豐山有九鍾是知霜鳴郭璞曰霜降則鍾鳴故言知也士贊曰嵇康琴賦云飄餘響於秦雲

詠物二十三首

聽蜀僧濬彈琴

蜀中

蜀僧抱綠綺西下峨眉峯爲我一揮手如聽萬壑松

客心洗流水餘響入霜鍾不覺碧山暮秋雲暗幾重

齊賢曰樂書相如賦之綠綺峨眉山在嘉州峨眉縣與青城相連陸機詩揮手如振素列子伯牙鼓琴志在流水後漢志南陽郡西鄧縣注山海經曰豐山有九鍾是知霜鳴郭璞曰霜降則鍾鳴故言知也士贊曰嵇康琴賦云飄餘響於秦雲

魯東門觀刈蒲

魯國寒事早初霜刈渚蒲揮鍊若轉月拂水生連珠
此草最可珍何必貴龍鬚織作玉牀席欣承清夜娛
羅衣能再拂不畏素塵蕪

齊賢曰梁簡文帝詩渚蒲變新節古詩新月似磨鏡士贊曰龍鬚草

名見四卷此詩借浦起興以自比也其有希望君再用之意乎白之志亦可哀矣

詠鄰女東牕海石榴

魯女東牕下海榴世所希珊瑚映綠水未足比光輝
清香隨風發落日好鳥歸願爲東南枝低舉拂羅衣
無由共攀折引領望金扉

齊賢曰新羅多海紅井海石榴唐西域傳大秦國西南距海中八百里到珊瑚洲底有盤石珊瑚生其上海人乘大船沉鐵網水底發其根取之晉武嘗以珊瑚樹賜王愷高二尺許枝柯扶陳愷以示崇禎碎之乃命取珊瑚樹有高三四尺者六七株條幹絕俗光彩耀日曹植詩好鳥鳴高枝王愷曰范彥龍詩傳瑞生光輝古詩清商隨風發陸機詩餘芳隨風捐曹植詩羅衣何飄颻古詩攀條折其榮左傳引領西望潘岳詩引領望京室此亦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事之竟

南軒松

南軒有孤松柯葉自綿羃清風無閑時瀟灑終日夕
陰生古苔綠色染秋煙碧何當凌雲霄直上數千尺

齊賢曰陶潛詞撫孤松而盤桓慕秋爽也任說王平敬語謝公公故瀟灑王贊曰北山移文干青霄而直上少府山蘿木樽前一首作詠柳

詠山樽二首

蟠木不彫飾且將斤斧踈樽成山岳勢材是棟梁餘
外與金罍並中涵玉醴虛慙君垂拂拭遂忝玳筵居
齊賢曰鄒陽書蟠木根底輪囷奇士贊曰莊子匠石見杜撰云不顧弟子曰自吾執斧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顧何也曰散木也毛詩我姑酌彼金罍

其二

擁腫寒山木嵌空成酒樽愧無江海量偃蹇在君門
齊賢曰莊子惠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規矩離騷云望瑤臺之偃蹇

初出金門尋王侍御不遇詠壁上鸚鵡

一作物及歸山

落羽辭金殿孤鳴咤綉衣能言終見棄還向龍西飛

留別陸侍御
不遇詠鸚鵡

齊賢曰太白自况也江淹詩列坐金盤側古歌辭曰上金盤酌玉樽漢表侍御史有綉衣直指曲禮曰鸚鵡能言不離飛鳥

紫藤樹

紫藤掛雲木花蔓宜陽春密葉隱歌鳥香風流美人

齊賢曰漢書秋毫無所取士贊選詩密葉成翠

惺士贊曰歌鳥見一卷

觀放白鷺二首

八月邊風高胡鷺白錦毛孤飛一片雪百里見秋毫

齊賢曰漢書郅都嚴酷號曰白鷺鳴握切士贊曰史

陳涉傳曰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陸機詩灼灼在雲霄

莊子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

其二

寒冬十二月蒼鷺八九毛寄言燕雀莫相嘵自有雲

雷萬里高

齊賢曰漢書郅都嚴酷號曰蒼鷺鳴握切士贊曰史

陳涉傳曰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陸機詩灼灼在雲霄

觀博平王志安少府山水粉圖

粉壁爲空天丹青狀江海游雲不知歸日見白鷗在

博平真人王志安沉吟至此願掛冠松溪石磴帶秋

色愁客思歸坐曉寒

齊賢曰唐博州博平郡博平縣古詩沉吟聊躊躇南史陶弘景脫朝服掛冠神

武叫上表辭保士贊曰莊子古文眞人不遂寡不雄放不暮士

之眞人不遂寡不雄放不暮士

題雍丘崔明府丹竈

美人爲政本忘機服藥求仙事不違葉縣已泥丹竈

畢瀛洲當伴赤松歸先師有訣神將助大聖無心火

自飛九轉但能生羽翼雙亮忽去定何依

齊賢曰王喬漢顯宗時爲

葉令有神術每月朔望嘗詣朝廷怪其來數而無車騎密令太史同

之言臨至必有雙鳧自東南來於是候鳧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鳧乃

四年時所賜尚書官屬復漢書張良曰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游耳

抱朴子曰九轉丹三日得仙士贊曰易云先天而天弗違莊子曰百

姓不違其度

觀元丹丘巫山屏風

昔遊三峽見巫山見盡巫山宛相似疑是天邊十二
峯飛入君家綵屏裏寒松蕭颯如有聲陽臺微茫如
有情錦衾瑤席何寂寂楚王神女徒盈盈高咫尺如
千里翠屏丹崖粲如綺蒼蒼遠樹圍荆門歷歷行舟
泛巴水水石潺湲萬壑分煙光草色俱氤氳溪花笑
日何年發江客聽猿幾歲聞使人對此心緬邈疑入

嵩丘夢綠雲

盈

賢曰巫山三峽及陽臺神女等事並見前古詩水間脉脉不得語南史景陵王子良傳尚

字文煥善畫能於扇上圖山水咫尺之內便覺高萬里爲遙比山後文丹崖重崕唐江陵府荊門縣三巴事見前謝宣遠詩遺山樹

子贊曰楚詞風颶颶兮木蕭蕭天台賦博壁立之翠屏曹植詩遺山樹

蕭蒼蒼選詩衆星何歷歷楚詞觀流水兮潺湲鮑照詩萬壑迴縈

陸機詩緬邈若飛沈謝瞻詩遺

途歎緬邈良曰緬邈長陔也

求崔山人百丈崖瀑布圖

百丈素崖裂四山丹壁開龍潭中噴射晝夜生風雷

但見瀑泉落如潑雲漢來聞君寫真圖島嶼備紫烟

石黛刷幽草曾青澤古苔幽緘黨相傳何必向天台

蘇賢曰說文瀑音木切飛泉也潑在宗切水會也又小水入大水也本草曾青生蜀中山谷及越雋陶隱居云與空青同

士贊曰淮南子擊

之若雷薄之若風鯤照詩萬壑迴縈

見野草中有曰白頭翁者

醉入田家去行歌荒野中如何青草裏亦有白頭翁
折取對明鏡宛將衰鬢同微芳似相誚留恨向東風

齊賢曰本草白頭翁一名野大一名胡王使者一名柰何草生高山

谷及野田陶隱居云處處有近根處有白首狀似人白頭故以爲名

王贊曰田家及行歌見前

流夜郎題葵葉

慙君能衛足嘆我遠移根白日如分照還歸守故園

齊賢曰左傳趙莊子曰智不如葵葵猶能

崇

月賦博物志張騫使西域得安石榴

瑩禪師房觀山海圖

真僧閉精宇滅跡含達觀列障圖雲山攢峯入霄漢
丹崖森在目清晝疑卷幔蓬壺來軒幌瀛海入几按
煙濤爭噴薄島嶼相凌亂征帆飄空中瀑水灑天半
峰巒若可陟想像徒盈嘆杳與真心冥遂諧靜者耽
如登赤城裏揭步滄洲畔即事能娛人從茲得消散

齊賢曰賈誼鵬賦達人太觀万物無不可北山移文丹崖重澗謝靈運詩想像昆山姿論語仁者樂山仁者靜天台山賦赤城霞舉而建標謝眺詩清彈能娛人王贊曰太玄經曰孝子行則滅跡立則隱形謝靈運詩滅跡入雲峯郭璞江賦協靈通氣噴薄相陶謝惠連詩清波時凌亂櫛巖嚴經云何開示不入羣邪獲真實心妙覽明性又曰汝等衆生寶閣真心各名圓滿劉楨詩文墨紛消散

白鷺鸞鳥
自鷺下秋水孤飛如墜霜心閑且未去獨立沙洲傍

詠槿二首

園花笑方年池草艷春色猶不如槿花嬪媚玉階側
芬榮何夭促零落在瞬息豈若瓊樹枝終歲長翕颯
齊賢曰漢書孝成皇后居昭陽舍砌皆銅杏冒黃金塗白玉階曹植詩零落歸山丘李陵詩思得瓊樹枝離騷折瓊枝以繼佩郭璞詩朱草正翕颯王贊曰鮑昭詩千金顧笑買方年謝靈運詩池塘生春草毛詩頌如舜華注舜木槿也記月令木華榮韻釋槿木名又名舜華朝華暮洛一名日及一名舜華蓋取一瞬之義成公綏嘯賦蘊脩竹之媚始楚詞惟草木之零落

其二

世人種桃李皆在金張門攀折爭捷徑及此春風暄
一朝天霜下榮耀難久存安知南山桂綠葉垂芳根
清陰亦可託何惜樹君園
齊賢曰趙軼陽虎曰樹桃李者夏史云朝集金張館漢書蓋覓鏡曰下無金張之託楚詞杜樹叢生弓山之幽王贊曰古詩攀條折其榮唐司馬承禎指終南山仕宦之捷徑耳易文言曰非一朝夕之故

白胡桃

紅羅袖裏分明見白玉盤中看却無疑是老僧休念

誦腕前推下水晶珠

齊賢曰應邵漢官儀曰封禪壇南有白玉盤後漢明帝宴群臣大官進櫻桃以赤瑛盤賜群臣月下視之桃與盤同色群臣皆笑云是空盤又大秦國以水晶爲柱食器亦然

巫山枕障

巫山枕障晝高丘白帝城邊樹色秋朝雲夜入無行
處巴水橫天更不流

齊賢曰巫山高丘白帝城三巴水及神女朝雲等事並見前注

南奔書懷

遙夜何漫漫

時日作何

空歌白石爛甯戚未丘齊陳平

終佐漢

齊賢曰甯戚歌曰有牛研白石爛生不逢堯舜雖從皆

屢多難

板牛至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日陳平家貧好讀書有田三十畝獨與兄伯居伯常耕作繖平使游學仕魏王咎爲大僕人或謠

之平亡去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詰語悅之拜爲都尉掃河洛

謂之平亡去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詰語悅之拜爲都尉掃河洛謂

祿山反據洛陽也史記項王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爲漢

溝以東爲楚易曰雲雷屯士贊曰謝瞻詩鴻門銷薄餽垓下隕攬槍

尚書天之曆數在爾朝詩云未堪家多難

天人秉旄鉞虎竹光藩翰侍筆黃金

臺傳觴青玉按不因秋風起自有思歸歎主將動讙

疑王師忽離叛自來白沙上

一作兵雄

鼓譟丹陽岸

賓御如浮雲從風各消散

齊賢曰天人指永王璘漢初與郡

楚漢春秋淮陰侯曰臣去項歸漢漢王賜臣下案之食四愁詩何以

報之青玉案張翰因秋風起思車轡事見前宣州當塗縣貞觀八年

省丹陽縣入焉縣有丹陽湖鮑照詩賓御紛綴沓士贊曰應損詩時修貢職入覲天人書牧誓曰王左仗黃鉞右秉白旄以靡詩云維蕃

維翰前漢王嘉傳曰衆庶知其易老小失意則有離叛之心鮑照詩

曰賓御皆涕零士贊詩風流雲散一絕如兩劉伯詩文墨紛消散

舟中指可掬城上骸爭饗草草出近關行行昧前筭

南奔劇星火北寇無涯畔顧乏七寶鞭留連道傍斃

太白夜食昴長虹日中貫秦趙興天兵茫茫九州亂感遇明主恩頤高祖泣言過江誓流水志在清中原

技劍擊前柱悲歌難重論

齊賢曰左傳迦之戰楚喪首軍桓子不知所爲鼓於軍中曰先廟者

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又楚人圍宋將去申叔時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而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弊不能從也晉王敦鎮姑孰將舉兵內向明帝密知之乃乘巴陵駒馬微行至湖陰察其營壘而出敦晝寢夢日環其城起曰此必黃鬚鮮卑來也使五騎物色追帝帝亦馳去馬有遺糞以水灌之見逆旅賣食姬以七寶鞭與之曰後有騎來可以此示也俄而追者至問姬姬曰去已遠矣因以鞭示之五騎傳訊留多久又見馬糞冷以爲信奴走而止不追蘇林曰秦白起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爲應侯所害事用不成其精誠上達於天故太白爲之食昂昂趙分將有兵故太白食食者于歷之也始淳曰太白天之將軍死士傳曰荆軻發後太子相氣見白虹貫曰不徹曰吾事不成矣祖逖范陽遒人京師亂率親黨避地達泗口元帝召爲軍諮祭酒尹京口時帝方定江南未遑北伐逖說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畔也由藩王爭權自相誅成家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國誠能發威命將使若逖等爲之統主則郡國豪傑必因風響赴庶幾國耻可雪帝乃以逖爲奮威將軍豫州刺史逖將本流徙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辭色壯烈衆皆慨歎史記漢五年已并天下爲皇帝群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高帝患之叔孫通說上起朝儀子贊曰毛詩勞人草草言詩行偏枯句意到雜決非太白之作始有而置諸卷末以俟人知其意者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二十四

